

【遵义文丛第六辑】

残阳如血

周 君 著

这是一部以红军贵州作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史实详尽。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主力自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到十月二十日进入黔东
的石阡县以来，在北至石阡的本庄、龙塘，
思南的板桥……

光明日报出版社

【遵义文丛第六辑】

残阳如血

周 君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阳如血 / 周君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6
(遵义文丛. 第6辑)

ISBN 978-7-5112-8477-8

I. ①残…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7359 号

残阳如血 遵义文丛. 第6辑

主 编: 赵剑平	著 者: 周 君
----------	----------

责任编辑: 谢 香	责任校对: 傅泉泽
-----------	-----------

封面设计: 重庆典文传媒	责任印刷: 曹 净
--------------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重庆东升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重庆东升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8477-8

定 价: 15.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非常人的非常事

赵剑平

一次出差回来经过凤冈县城，与几位文友在茶馆见面。这之间，有人给我介绍县政法委的周君，高个子，黑而瘦，说话轻言细语，却两眼清沏，透着一种精神。我那时候听周君摆他怎么在乡里平息群体事件，怎么在高速公路上协调处理交通肇事扯皮，真正感觉到了基层政法干部工作的艰难，同时也庆幸自己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不必面对那么多的纠纷与无奈。事实上，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面对空白，面对苍茫，感觉很孤独，很无助，但想一想如周君那样的基层干部常常面临的那些境遇，也就有了走出黑暗的信心与勇气。我那时候感觉周君除了有一种精神，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他跟我说的有些事情，不仅有曲折的情节，还有丰富感人的细节，可以说很多是不错的文学创作的材料。一个缺乏敏感性的人，一个不知道何为丑、何为美的人，是不可能与文

学有任何缘分的。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周君迟早会做一点文学的事情。

但我没有想到周君会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会写一部红色题材的长篇小说。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作为遵义人，写红色题材的小说是理所当然的。前面有费侃如先生、石永言先生，两位都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管理人员。接触的资料多了，两位先生都写了长征，写了遵义会议。而周君的红色题材却不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或者说不是遵义人眼中的长征。他写的这部小说以毛泽东词作《忆秦娥·娄山关》的句子“残阳如血”为题，跟遵义没有直接的关系。《残阳如血》写的是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北、浴血甘溪，最后与红三军木黄会师的史实，写的是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对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应。可以说，没有木黄会师后由恢复建制的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红九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的红二方面军转战湘、鄂、川、黔，牵制蒋介石大量兵力，中央红军主力取得长征胜利还要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遵义人的周君另辟蹊径，通过写红六军团的英雄史实来写长征，应该是一种具有眼光与智慧的写作。

《残阳如血》大约十二万字。仅从字数而言，只是一个小长篇。但纵横捭阖，敌我双方，从指挥官写到士兵，从士兵写到老百姓，有调兵遣将的大场面，也有一枪一弹的小细节，写得自在而自然。但毕竟是一段历史，要有一定的文学效果，也要保持基本的事实走向。“信、达、雅”，这三个古文言文翻译的原则，我认为同样适用历史题材的创作。而《残阳如血》做到了“信”，也做到了“达”，却囿于史实与资料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雅”起来。流畅的叙事中，要引用一些资料，象电文、报载，不一样的文本，不一样的风格，时时处处，直接影响了作者的表达。当然，对历史事实的“信”，这是历史题材创作必须遵循的，不可能舍弃“信”，而求“达”、求“雅”。此外，随着情节推动，有些章节作者写

到悲壮处，情感难抑，用了古典小说常用的一种表述——转换文体，以诗作结，直抒胸臆，给人一种荡气回肠之感，直接制造小高潮、小波澜，也是这部英雄主义长篇小说的一大特色。

现在，我们从“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写这部作品可以说有一种“使命”驱动。他生在革命老区，从小就喜欢读长征书、听红军故事，被红色文化熏染，铸就英雄主义情结，以至于不做一桩与长征、与红军相关的事，仿佛就枉在人世间走一回。也许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向度，作者曾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去锻造，而这，其实也成了作者写红军、写长征的一种重要驱动。作为一位基层政法干部，要维护社会稳定，要保证社会和谐，工作繁忙而沉重。可周君克服了这一切，从凤冈县走了出去。黔北偏东就是黔东北，他沿着当年红六军团与湘、桂、黔军阀战斗的路线，凭吊一个一个古战场，感知英烈在天之灵，身虽苦，心却一次一次接受洗礼。实地调查走访后，他又阅读了大量的关于红六军团的书籍，查找了大量关于红六军团的档案资料，为他要做的这桩事情作了认真的准备。可以说，他进行的这项工作，比一个作家的纯文学创作付出的艰辛还要多。

但我之所以愿意写这些文字介绍《残阳如血》，并不是作品在文学的要求上有无可挑剔的艺术品质。一部作品，尤其一部历史题材的创作，能够在还原事件的基础上，对读者有一种激励、一种借鉴，也就算一种成功。我认为周君创作《残阳如血》这件事情比《残阳如血》这部作品本身有更丰富的文学意义。周君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人的一件非常事，再一次说明了文学与生命紧密的关联。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深处，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闪烁，只是周君能够心怀梦想，始终惦记给自己的一豆灯火上油，直到有一天梦想成真，太阳高悬，照彻天地之间。而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只是一个欲望的出口，或者一只逍遥的船，纵欲，纵情，最终遮蔽了那一点希望的光亮。其实，生命是一个人最大的资本

和资源，也是需要经营和开发的。如果我们能够从接连不断的麻将桌子上抽身，如果我们能够从无休无止的酒会与饭局中解脱，如果我们能够从连篇累牍的废话、套话中还原和归真，那么，我们也像周君一样做一件营养我们生命、滋润我们心灵的事情，而那种境界与乐趣，我相信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一种超越和飞升。

今年正好是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北八十周年，周君这一部《残阳如血》，无疑是对这一重大红色事件最好的纪念。同时，作者通过自己特殊的努力，也为明年长征胜利八十周年这个大日子送上了自己一份心意，一份革命老区的文化自觉，一份红色遵义的民间情怀。

是为序。

2014·7·6·红花岗

目 录

cotents

第一章 猴场转兵	1
第二章 石阡布围	11
第三章 甘溪遭遇	18
第四章 突围（一）	27
第五章 突围（二）	35
第六章 大地方聚集	48
第七章 山山有亲	59
第八章 “共匪”真好	66
第九章 转战本庄	73
第十章 板桥遇阻	88
第十一章 分兵撤退	98

第十二章 困牛山激战	104
第十三章 重返甘溪	117
第十四章 败走龙颈坳	122
第十五章 黔东会面	130
第十六章 南下接应	135
第十七章 摆脱困境	142
第十八章 木黄会师	151
后记	159
附：参考书目	161

第一章 猴场转兵

片片彤云燃似火，残阳已坠西梁，江山浴血着红装；星寒霜月冷，惆怅恨更长；一唱雄鸡天下白，金瓯怒放光芒，香茗饮罢话沧桑；不堪回首事，叙毕泪千行。这阙临江仙，概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先遣队西征进入贵州境内，在敌人围追堵截，红六军团将士不畏艰难，顽强战斗，血染征程的悲壮历史。本书就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红六军团在黔东南大广地区遭遇战的尾声说起——

挽着衣袖，提着手枪，周身都被雨水淋透，跑得有些气喘吁吁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和军团政治委员王震，铁青着脸低头先后钻进了用柴枝和茅草搭成的简易窝棚，直走到一副搭着被雨水浸透、露着斑斑血迹的白布担架旁，肖克慢慢的蹲下身去，沉重地揭开白布的一角，只见红五十四团团长赵雄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头裹着被血水浸透了的绷带，眼睛还大大睁着。站在一旁的团部卫生员哽咽道：“赵团长身上和头上都多处中弹，抬下来时就已经不行了。”肖克望着刚才还生龙活虎地在他面前接受任务的赵雄，似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会是真的。他边将手伸向赵团长那睁着的眼，嘴里边嗔怪道：“伙计，你就忍心丢下患难与共的弟兄们这么走啦！这么远的路，这么多恶仗都挺过来了，怎么会在大广

这小山沟里弄成这个样子呢？”

闻讯赶来手臂上还裹着绷带的红五十四团一营陈营长，一跨进窝棚，就大声嚎啕哭诉道：“首长，这仗打得窝囊啊！为什么我们从江西出来，一路上老是被动挨打。刚才赵团长带着我们红五十四团七百多名战士，冒雨在这小山沟里左冲右突，可就是出不去。全团几百弟兄啊，被敌人围在这小山沟里残杀，为掩护战士们突围，打红了眼的赵团长端着机枪不顾命的冲打在前面，身中数弹仍然爬在地上坚持向敌人扫射，当突围出来的战士返回找到他时，他那握住机枪的双手掰都掰不开。赵团长和二营长牺牲了，政委和三营长他们也身负重伤，现在全团就只剩下不到五百人啦。首长这些可都是我们从江西一道走出来的战士啊！这些可……”

肖克用手将赵雄那睁着的双眼抹闭后，站起身来对着还在哭泣的陈营长大声道：“陈营长现在是诉说这些的时候吗？看你这个样子，鼻一把，泪一把的，还象个英雄团的指挥员吗？还不赶快振着起来，组织人把赵团长和牺牲的战友们掩埋了，带上受伤和已突围出来的战士们，追赶上前面行进的大部队。难道还要让尾追上来的敌人，把这些才从死人堆里突围出来的战士，又重新围堵屠杀吗？”说完便与王震一道走出窝棚，冒着细雨匆匆离去。

……

躺在担架上不断咳喘的任弼时，掰着手指默默地计算着。自八月初从江西遂川横石出发，到今天已经是整整五十五天的时间啦。从江西到湖南，经广西进贵州，红六军团总是不停的行军，不停的与沿途围追堵截的中央军、湘军、桂军和黔军激战周旋，整个部队都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了。为了迅速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按照中革军委的意图，尽快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称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并与之会合。

正在山路上行走着的担架突然靠在了路旁。任弼时正准备撑起身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只见跑得脸色泛红的王震站到担架前向

他报告道：“任主席！前卫部队来报，他们已经打下了黄平旧州，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是不是让战士们歇一歇，休整一晚再走？”王震刚报告完，一直紧跟着担架行走的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就从随身背带的那个已经磨得看不出本色的牛皮文件包里，掏出了一张不大的标有贵州省名的地图，蹲下身去，将地图摊放在担架旁的一块空地上。随后赶来的肖克，见山风不时吹卷起那地上那摊放的地图，便四处张望着，想寻找几块小石头来压一压。

担架上躺着的任弼时咳嗽几声后，突然用双手紧握着担架两旁的抬竿，准备撑起身来，站着的肖克见状，便赶忙蹲下身去，将他搀扶着坐了起来。随行任弼时的特务员小刘一看，也赶紧取下了肩上背着的水壶，垫放在他的身后，让他躺靠在背包上，然后拿起随身携带的水壶，拧开壶盖，递给了他。任弼时接过水壶，抬头将壶口往嘴里一送，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然后将水壶递还给了担架旁的小刘，顺便用手背一抹那沾在嘴角胡须上的余水沫，扭身凝望着摊放在地上的地图，顺着王震的手指，看到了地图上写有旧州的地方，望见了离旧州北面不远处那条标有乌江字样的弯弯曲曲的细细黑线，又顺着地图回找到了昨天才突围激战通过的大沙河。抬头沉思了一会说：“肖克、王震，敌军在我们的后面逼得太紧了，尽管部队整天不停的行军打仗，而且我也知道战士们被拖得太累太苦。但你们看，若我们不赶在敌人合围之前，北上渡江，跳出重围，继续寻找贺龙的红三军，那处境将会变得十分危险呀，我认为在旧州不能停留，还得抓紧时间继续往前赶。”

一声报告划破了空旷的山谷，只见机要参谋拿着电报站在李达面前说：“参谋长，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李达接过电报，向上扫了一眼，然后向前走了一步，蹲在担架旁说：“任主席！这是刚收到的中革军委命令我们速向江口方向前进的电报。”任弼时接过电报，见上面写着——

令六军团速向江口前进

任、肖、王：

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

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

朱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

看完后，任弼时咳嗽着将手中的电报递给肖克说：“若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压力就小多了！”肖克看后不语，转身便又递给了半蹲在一旁的王震，王震看后，兴奋地站起身来，高兴地说：“好呀！桂军南撤是件好事嘛，他们这一撤，我们的压力就减了不少，更值得高兴的是，我们一直奔走寻找了五十多天的红三军也终于有了下落。”

肖克没有接话，他正蹲在地上用手背给咳嗽后脑门上直冒虚汗的任弼时擦汗。任弼时边咳嗽，边吃力地与蹲在地上的肖克交谈着。两人不时地边谈边应声地点着头。停了一会儿，肖克扭头对站在一旁的小刘说：“任主席病得不轻啊，路上抬着注意点，一会到宿营地休息时，得想法找个医生给他看看才行。”说完便站起身来对站在一旁的王震和李达道：“就按任主席刚才说的办，旧州不停宿，继续向瓮安猴场方向赶。离后面追赶的黔军远一点，那我们就要相对的安全一些。到了宿营地，再召集大家商量。”肖克说完便挥了挥手让担架员们抬着任主席继续赶路。

对于中革军委这种千里之外的保姆式遥控指挥，肖克从内心来说也是有一些不悦，按照出发时中革军委对他们的要求，每天都必须将行军的路线用电台报告军委，然后再由军委回电指示下一步的行走方向。有时军委甚至连每天行走多远，在什么地方宿营都给你作了硬性的规定。前几天就是为了寻找中革军委指定的

一个地点，因电报指定的地名与实地不符，在大广、八桂河、斗五一带来回转战寻找了两三天的时间，结果遭到湘、桂联军的包围伏击。一仗打下来，就让断后掩护的红五十四团损失惨重，撤销建制。后来才知道，中革军委原指定他们要找的地方，其实就在他们来回转战寻走过了好几次的路上。为此大家都憋了一肚子的气，觉得这仗打得太被动太窝囊啦。事后，军团在给中革军委汇报大广战斗及请示以后行动情况时，他还特地要求任主席，无论如何都要在电报内容后再加上一条：“我们所经过地区，均系大山峻岭，道路很少。我们无黔省军用和较详的地图，居民多苗、侗人，少有知二三十里外道路，行军颇困难，以后布置之小地名望指名所靠近之大地名。”

解放后，据当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李达在回忆中谈及红六军团当时西征时说：“那时，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随即就遭到国民党军队飞机的轰炸。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份国民党报纸，在头版以大号标题写着：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这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红军的诬蔑。然而，看了国民党的这份报纸，我们才知道总部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前进路线走的，敌人破译了我们的电报，又摸到了我军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对我们的宿营地点，隔一定时间进行轰炸。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王明不懂军事，在进行愚蠢的指挥，使总部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由此我们才知道，红六军团实际上是担负了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十月三日下午，红六军团在旧州短暂停留后，又继续向瓮安的老坟嘴、猴场一带行进。

任弼时所率的一部分红军是在第二天中午到达猴场并与先期到达的肖克、王震所率的另一部分红军会合的。在离猴场街上不远处的大庙院墙里，刚到达猴场的军团指挥部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安顿下来，仍躺在担架上的任弼时，就接到前卫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吴正卿团长派人来报，上午他们在乌江孙家渡渡江未成，

拟定准备明天再继续派人从袁家渡、箐口两个地方偷渡或强渡乌江。撑坐在担架上的任弼时听了报告后只吃力地说了一句：“这几天接连的行军打仗，大家都很累啦！照目前的情况看，后追的敌人离我们可能还有一天多的路程，大家都先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吧，晚上我们军政委员会的几个人汇总一下敌情，碰个头，开会商量商量再说！”说完便又咳嗽着躺了下去。

肖克见脸色蜡黄，头上直冒虚汗的任主席躺下后，便招呼担架员将任弼时抬进屋里休息，然后转身对李达说：“赶快让卫生员去小镇上找个医生给任主席看看，记住，别忘了多派几个人出去，收集一点消痰止血的药品，以备后用。”李达接话回答道：“军团长，收集药品的事，一到猴场我就安排卫生队的人出去了。卫生队的陈队长对我说，任主席是过度劳累，营养跟不上，再加之受寒感冒，造成身体极度虚弱，只有停下来静心的调理休息，才能尽快恢复健康。”肖克打断了李达的话接着道：“参谋长，你看我们现在这种状况能够住下来让任主席静心的调理养病吗？弼时同志是中央派到我们红六军团的代表，是中央任命给我们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安危可是事关着我们整个红六军团的命运啊！”说完便匆匆出门而去。

被抬进屋里休息的任弼时，在小刘和担架员的搀扶帮助下，躺在了肖克、王震让人早已为他铺垫好的床上。他躺着，回想起两个多月前的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连夜把当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他召回中央并向他交待说：中央决定立即组建红六军团西征，以吸引和牵制分散围剿根据地的敌人。原湘赣军区所属独立部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均留在湘赣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阻止湘敌由西向东进攻中央根据地。并指定他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原湘赣军区司令员王震改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出发前，中革军委又把他与肖克、王震一道喊去，

再三叮嘱交待，并命令让他们由遂川县的黄坳，上下七及附近敌军薄弱之处，自行选择地段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

八月七日，他与肖克、王震一道带领着九千七百五十八人的红六军团，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于下午三时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开始突围。他们渡赣水，入桂东，进湖南，一路都遇中央军和湘军、桂军的前堵后追，整天的东奔西走，疲于躲避追堵之敌，让他们难以立足。根本就没机会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更谈不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至九月十八日进入贵州锦屏后，更是险情重重。九月二十六日与尾追堵截的湘、桂两军在大广一带遭遇开战不久，在荒山野外的山谷里，又遭雨淋，他就是在那次战后病倒的，先是感冒，后又引起呕吐拉肚，两天以后，被上吐下拉折磨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坐在肖克、王震为他准备的担架上，由临时从军团警卫营抽出来的几个战士轮换的抬着行走……

吱嘎的开门声打断了任弼时的回忆，他斜躺在床上，扭头一看，只见特务员小刘和卫生队陈队长领着一个身穿长衫、胡须修长的干瘦老者提着一个已经看不出是什么底色的药箱走进屋来。小刘急忙端来根木凳让那老者坐在床前。那老者也不说话，坐在那里，在陈队长的招呼下，摸了摸任弼时右手的脉搏，然后让任主席张开嘴，看了看他的舌苔，又站起身来，用右手扳着他的双眼看了看，才坐下来，开口对陈队长说道：“再这样拖下去，就是再结实的人也受不了，我开几副中药，你们带上，记着熬了给他按时吃。让他注意多休息，营养也要跟上，调养一段时间后，这病就会慢慢好的。”说着便站起身来，走到屋旁临靠窗前的大方桌旁，掏出随身携带的笔纸，坐下来在纸上写了一会儿，便把开好的药

方递给了站在一旁的陈队长。

本来就疲倦，又被那老者折腾了老大一会的任弼时，待小刘和陈队长领着那老者刚出去不久，便躺在那舒适的被窝里，渐渐地眯上那疲惫的双眼。

机要参谋跑过来把那份电报递给了站在大院中正拿着扫帚指挥战士们打扫卫生的李达。李达接过只匆忙的扫视了一眼，就知道事情重大，他拿着电报赶紧就任主席休息的地方跑，可是还没有走到门口，特务员小刘就迎面走过来拦着说：“参谋长，首长刚刚才睡着，就让他多少休息一会吧。”李达听小刘那么一说，也只好停下，他站着犹豫了片刻，扭头就往大门外走。

李达是在猴场小街的场口处，找到肖克和王震的，肖克接过李达递过来的电报一看，上面写道——

令六军团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任、肖、王：

1、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军委一日一时半电令：六军团系由黄平经施秉以北之清沙、金莲场、马鞍山、狗牙向江口县前进。并与昨日谍报所传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

2、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3、执行情形，电告军委。

朱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

看完电报后，肖克顺手递给了站在一旁的王震，并向李达问道：“任主席看过了吗？”李达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没有，军团长，